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

黄连秋 王 涛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

黄连秋 王 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曾 健

插图：刘济荣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

黄连秋 王 涛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2.15印张 32,000字

1973年8月第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111·583 定价 0.15 元

开头的几句话

我们都是长期跟随毛主席战斗的红军战士。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前夕，北京部队空军领导机关召开了老战士座谈会。会上要求我们这些老兵，在有生之年，将我们在革命道路上，跟随毛主席战斗的一些经历整理出来，为部队搞好“传帮带”贡献一分力量。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还专门组织了几位同志，帮助我们记录整理。

下面两篇短文，就是我们回忆在毛主席身边时的几个小故事。由于我们当时的工作职务所限，所接触到的，多是毛主席的一些生活片断。这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中，犹如浩瀚大海中的一滴小水珠。但仅仅这一滴，却成为我们革命路上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通过编写回忆录这一工作，仿佛使我们再一次回到毛主席身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那孜孜不倦的工作情景，又一齐涌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好象又一次聆听了他老人家的教导；又一次感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

今天，我们把这两篇短文献给读者。同时，也是寄托我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

我们的水平不高，请当年的老战友及读者批评指正。

黄连秋 王 涛

1977年9月

目 录

井冈山上一堂课	黄连秋 (1)
奔向井冈山	(1)
见到毛委员	(3)
毛委员为我们上课	(5)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	王 涛 (11)
光荣的任务	(11)
毛主席的窑洞	(17)
“按标准领的吗?”	(21)
伟大的友谊	(23)
一件棉大衣	(28)
“一定要按时到会”	(30)
三天三夜	(32)
夜送命令	(34)
延河畔上	(39)
毛主席参加大生产	(44)
礼物	(48)
毛主席给我们上时事课	(50)
主席和群众	(52)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	(55)
难忘的探望	(58)

井冈山上一堂课

黄 连 秋

奔向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四月，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井冈山上的红旗，日益映红了全中国。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的一个夜晚，有一支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在毕占云同志带领下，由桂东出发，冲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重阻碍，奔向井冈山去。

我们这支队伍，原来都是被国民党从各地抓来的贫苦人家，被五花大绑捆着，象牲口一样锁在闷罐车里，从平江“运”到桂东。

那年，我刚满十五岁。和我一起被抓来的，有二十八个同乡。一路上，有的跑掉了；有的没跑掉，被抓回来用扁担活活打死了。我也曾经想寻机逃跑，但因为年纪太小，穷孩子未出过门，走远一点就好象到了天边一样，连家乡在那个方向都弄不清，怎么跑呢？我惦记着家里年老的亲人，每天夜里躲在一角偷

偷地哭泣。

这天夜里，我们在毕占云同志的指挥下，除掉了平日作恶多端的几个反动分子，奔向井冈山，参加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队伍走了一天一夜，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村边有一个温泉，水蛮热的。我们就在这个村子停下来。

这天下午，我正在村头站岗。忽然，我发现远处有一白一红两匹大马，沿着小路向村子驰来。马跑到村口时，突然停住了，从上面跳下两个人。我这才看清：骑白马的是一位三十开外的中年男子，身材健壮，眉目英武；骑红马的是一个年岁不大的小伙子。他们都穿着灰布军装，头上的八角帽缀着醒目的红五角星，衣领上缀着鲜红的领章。

没等我弄清楚来者的身分，带班的走过来，捅了我一下。我一看他头上戴的旧军队帽子的帽徽已经摘掉，心中便明白了。三下五除二，我也把自己的帽徽、领章、胸章扒了下来，扔在地下。那位中年男子牵着马走过我们身旁，笑着向我们点点头，进村去了。

我看见他的马背上，驮着一大捆红布带子，就问带班的：“这是谁呀？”

带班的告诉我：“是陈毅！红军的政治部主任，代表朱德、毛泽东来接我们的！”

听到这个喜讯，我的心简直兴奋得要跳出胸膛来了！我激动地望着陈毅同志的背影，憧憬着那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就在那天下午，陈毅同志和毕占云营长谈了一个多小时。黄昏前，我们胸前都戴上了红领带，便向宁岗出发了。沿途经过一个村庄，人民群众放起鞭炮，挥舞着纸旗欢迎我们。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到达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了。

见到毛委员

我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村。红四军的战友们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召开了大会欢迎我们；并宣布我们这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特务营（即现在的警卫营）。

这一天，红军第四军的首长都前来参加大会。会场没有摆设桌子、凳子。首长们有的站立着，有的蹲在地上。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往前看，猜测着谁是朱德，谁是毛泽东？

有的说：“那个穿军衣的大个子，准是朱德！”

有的不同意说：“不对不对！军长怎么能穿士兵的衣服呢？”

有人问：“你们看，那个象毛委员？”

又有人答：“我看都不象，毛委员今天可能没有来。”

大家正在猜测，大会开始了。

那个穿士兵军服的大个子，走到部队前面，用目光扫视一下部队。营长毕占云同志立即发出了“立正”的口令。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那穿士兵服的大个子，望着我们这支一百二十多人的队伍，和蔼地笑笑，随即用洪亮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国民党不是天天喊打倒朱、毛吗？今天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就是朱德，他就是毛泽东！”朱德同志用手向旁边一指，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集中到毛委员身上。

毛委员和其他红四军的首长一起，就蹲在朱军长侧旁的地下。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布夹袄，着一条土色粗布裤子，脚上穿一双布鞋。头上蓄着长长的乌发。虽然艰苦的战争环境和日夜操劳，使他的面容略显清瘦，但精力却十分充沛。他那一双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眼睛，正凝望着我们，好象在思考着什么问题；这时，慈祥地对我们大家笑了笑。

通过朱军长有趣的介绍，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毛委员，心里觉得格外亲切。第一次见到毛委员的情景，我真是永远忘怀不了！

毛委员为我们上课

我们红四军特务营，就和军部一起，住在茨坪村西北的一座大庙里。一百多人，在庙内打地铺，分成两排，当中留了一条路。

这是快过年的一天。天空飘着细雨，还夹着零零星星的雪花，天气分外寒冷。为了御寒，庙里生起了三堆火，火苗映得大庙内红彤彤。

忽然，值星排长喊了一声：“党代表给我们上课来啦！”

我们大家“唰”一下都站了起来，正要整队，只见毛委员已经健步走进庙来。他亲切地向我们摆摆手：“坐，大家随便坐吧！”

我们原以为是营的党代表讲课，这才知道，是我们红四军的党代表毛委员，亲自给我们上课来啦！

天气那样冷，毛委员身上仍穿着那件黑色对襟布夹袄，和那条土色粗布单裤，脚上穿着鞋子。他那一双充满热情、智慧的眼睛，望着我们大家。我们这些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年青战士们，浑身都感到温暖。

毛委员走到大庙中间的一堆火旁，和我们一起席地坐下来。他环视了一下这座大庙，又摸一摸铺在地上的“金丝被”（稻草），慈祥地打量着我们大伙。

毛主席从来主张教育要用启发式，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化，要明白、有趣味。毛委员这次给我们讲课，就是这样做的。

毛委员第一句话是：“快过年了，大家想些什么呀？”

毛委员的话，使我们感到很新鲜而又亲切。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说话。

毛委员伸手一面烤火，一面又向大家继续问道：“过年了，财主家大鱼大肉；你们家吃得饱饭吗？”毛委员的话，真象琴师拨动了琴弦，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大庙里更加静悄悄了。

毛委员继续又问：“天冷了，财主家穿着大长袍子，外边还套上羊皮袄；你们家能穿上棉袄吗？”毛委员象和战士们拉家常一样地说着。

会场上，渐渐活跃起来，大家开始轻轻议论。当毛委员问到最后一句时，有人立刻回答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对呀！”毛委员接着又问道：“你们不是天天种地吗？不是天天累得很吗？不是打了不少粮食吗？为什么没有吃的，粮食哪里去啦？……”

这几句问话，立即在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战士心中，掀起一层波澜。大家都在思考着。

毛委员仍象拉家常一样，接着说下去：“过年，老



财家张灯结彩，欢天喜地。穷人呢？过年却叫做‘年关’。不论是丰年还是灾年，不管你收多收少，到了‘年关’，老财就要上门逼租逼债了。穷人还不上，就得跑出去‘当皇上’。那个‘皇上’可不好当哎！……”

毛委员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正在这时，副班长碰碰我说：“哎唷！毛委员恐怕到过我们家乡吧？他连我家的事都清楚咧！”

我说：“是哎！好象我们家的事，他也知道哩！”

我家在湖南平江县的一个山村里，那里是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象牛马一样干活，却没有过一天温饱的日子。我兄妹八个，因为养不活，卖掉了六个，只留下一个姐姐和我。每逢过年，地主管家一天要来几趟，进门就先上灶台揭锅盖，只要见到一粒米，就说你有意赖债。所以，过年这天，穷人莫说没米，就是有一星半点米也不敢下锅，怕财主看见说你赖债。父亲为了躲债，年关就得跑出门去，我们家乡把出门躲债，叫做“当皇上”。

想着自己的身世，听着毛委员的话，感到毛委员是最了解我们的心的。

接着，毛委员又说道：“穷人白天黑夜耕地种田，捱饥受冻，地主老财抱着水烟袋，什么也不干，他们却吃不完穿不完。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这些穷苦农民出身的战士，祖祖辈辈受着旧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个同志不由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命穷啊！”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大庙里很静，人们都听到了。毛委员也听到了。

毛委员亲切地看看那个战士，然后大声地向大家说道：“老财家祖祖辈辈‘八字’都那么好？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命都那么穷？什么门神、灶神、土地财神，我们都得罪啦？……”

大家听到这，都纷纷哈哈笑起来。毛委员伸手烤烤火，又搓搓手，自己也笑了。

毛委员说话，喜欢接二连三地提问题：

“粮食是你们种的吗？”

当时，我们好象忘了是在听课。许多战士齐声答道：“是！”

又问：“棉花是你们种的吗？”

我们答：“是！”这声音更大了。

毛委员随后说道：“对嘛！劳而不获 不劳而获，这就是剥削嘛！所以我们才要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有人说自己‘八字’不好。什么‘八字’不好？因为人家手里有枪杆子嘛！有的地方打了土豪分了田，穷苦人的‘命’一下就都好起来啦？财主家的‘八字’一下子就都不好啦？因为那地方的穷苦人手里有了枪杆子嘛！穷苦人要翻身，要过好年，就必须拿起武器闹革命！

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把斧头镰刀的红旗插遍全中国……。”

毛委员讲话，从老百姓的过年谈起，突然话锋一转，引出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革命道理。我们都被毛委员的伟大思想和表达方式深深感染了。我心里越听越高兴，火一烤暖洋洋，身上的虱子咬起来也不觉了。毛委员真是说出了多少年来我们穷人心里的话！我的心当时真象黑洞洞的房里敞开了窗户，被红太阳的光辉照得通红透亮。

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这是一堂阶级教育课，是做一个革命战士的基础课。几十年来，这一课象阳光和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鼓舞着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在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课。

（欧伟雄、齐振夏整理）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

王 涛

光荣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在我的家乡四川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在第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团部当通讯员。一九三五年，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与二方面军会合，我被调到二军团卫生部作巡视员。一九三六年二、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靖远会师后不久，我被调到陕甘宁军事部给肖劲光同志当警卫员。肖劲光同志由甘肃曲子镇调往延安总参谋部时，我也随他到了延安。

当时，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全国深入人心。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党需要大批各种干部。所以，组织上又送我到党中央办的会计学校去学习。